

新书品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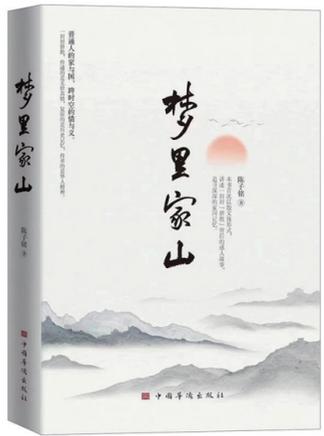
# 侨批的文学想象与历史呈现

□徐纪阳 文/供图

《梦里家山》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这不说不是因为写了什么仙魔玄幻的故事,或者什么惊心动魄的冒险,而是它用文学的想象重新书写升斗小民的只言片语,穿越侨批的文字表层,进入到民间民俗、个体生命与家国历史的内在肌理。当陈子铭的目光扫过那些散乱、残缺、泛黄的侨批,历史被掀开不为人注意的一角,他借此瞻望闽南人走向海外的足迹。沉浮于历史中的人物,激起陈子铭内心无量的情思,在散文的写实与小说的虚构之间,不仅写出了那些曾经真切存在却又随风飘逝的平民生活,而且借助前人的诉说表达了现代人的感受。数十个故事,星罗棋布地点缀于时空的三维坐标中,连缀成一部记录华侨百年奋斗历程及其家国情怀的文学之书。

一百多年前,一个叫黄开物的人从九龙江口出海前往马尼拉,四十余年间与老家锦宅的数百封通信,让世人重温了他一生的事业与荣光。黄开物是幸运的,他完整的生活轨迹通过家信得以再现。但更多的侨批由于生活的动荡、物品的遗落、情感的迁异甚至生意的纠纷等原因而零落为碎片化的日常,尽管通信的双方可能是极为相熟的夫妻、兄弟、父子、叔侄、妯娌、乡亲等。王狮虎和他的儿子担盐分别写给黄德的两封信,中间就有长达二十年的间隔;而杨南清,我们也只能从两封薄薄的家书中看到他64-73岁的人生末梢。那些未曾被记录的岁月中无论发生过什么,都令人唏嘘。陈子铭在家书所能抵达的事实之外勾连人与人之间或淡或浓的情感关系,残缺的故事在他不事铺陈的叙述中跌宕起伏,情节张弛有致,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跃然纸上,形象也一个个鲜活起来,似乎要迈步走出泛黄的侨批,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存在。我读这本书,觉得作者是与前人对话,在吉光片羽中呼唤那些在故土与南洋之间的漂泊之魂。

打开那些泛黄、缺漏的家书,人生的百态、民俗的韵致皆弥漫其间。无论是故土的闽南话、歌仔戏、龙眼干,还是南洋的椰风蕉雨、淳朴番婆,无论是女人的闺房幽怨,还是男人的艰辛



打拼,悲喜之情的表达都很得体,将民间的风俗习惯、道德意识与朴素情感立体地表达出来。对侨批书法的鉴赏也带进文本,增添了文化的气息。李姓少妇写给丈夫阿策的信柔情似水,那笃定的语气却多少来自于代书人雄健的笔力,不事雕琢的奔放、强弩穿甲的力度颇有吴昌硕的遗风;晚清进士林翀鹤写给菲律宾的信虽为追讨族人被侵占的产业,但只看那横轻竖重、浑厚挺拔的精美笔法,便可知他的学问和教育。在陈子铭看来,不仅那些破碎的日常是可以艺术化的,而且侨批本身就是前人生活中的艺术。

将碎片化的历史事实连缀成故事,有事实,有虚构,乃有文学的出场,泛黄残破的书信,在陈子铭笔下幻化出鲜活的生命感觉。想象力飞升的背后隐藏着对历史的复杂理解,那略带悲

戚的叙述,是深悟历史玄机的咏叹。男与女,父与子,情与爱,家与国,南洋与故土,革命与政治……一一呈现在旧梦重温般的叙述中。生活中自然有无奈、灰暗与无聊,但信心、朗阔和美满并未缺席;与人间的冷漠、隔阂、彼此伤害同在的,还有人们的热情、信任和相互守望。这些或挣扎,或进取,或沉沦的人生片段,如幻灯一般不断闪现在读者的眼前,在变动与不确定中,《梦里家山》以一种非史诗性的书写探索历史的走向与可能。

郭有品、黄开物、郭泰祺、白雪娇、杨南清等人的家书,被分别置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间一个个重要历史节点中加以凝视。亲人离散在海的两头,故土与南洋的牵扯赖于书信的维系,个体与家庭的生死、生活、生意常常依托于国之命运,家庭之变与国之盛衰同构。在这样宏大的历史图景之中,陈子铭在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家国之痛与爱间建立联系,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在书中升腾起来。梦里的家山,是侨胞海外生活的投射,身在南洋,无论是落拓江湖没有留下姓名的丈夫,还是纵横商界的和庚,书信之中都自认是故国子民,与祖国情感相系的拳拳之心一刻也不曾忘怀。那一封封产生于民间的书信,诉说着普通人的家长里短,生老病死,虽残缺破碎,却抵短情长,成为维系海外侨胞与祖国情感的重要见证,互信、融合、包容的情感与命运的共同体也在这样的历史中形成。

侨批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述,或展览于博物馆明亮的橱窗,或藏身于档案馆黑暗的一隅,或散落于乡间老者的箱底,但陈子铭的《梦里家山》,却复原了那一段鲜活的记忆。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我们仿佛看到从闽南出海的风帆漂向远方,心系故土的人们在一望无际的浊浪中沉浮、搏击,与命运纠缠的景象。旧的形式虽然凋谢了,但其承载的精神丰度和文化厚度并未减损丝毫。反倒是,在前人航行过的地方,后人更容易找到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梦里家山》所期待的,是新时代的闽南人在新的“海丝之路”上劈波前行的愿景。

文学茶座

## 悼念章武

□杨西北

我是从微信朋友圈中知道章武走了的消息,他身染沉疴,一直让人有所忧虑,但是突然得到噩耗,还是让人震惊。两个多月前,我们还通过一次电话,讲了近半个小时,没有任何不祥征兆。那天,我手机的微信电话响了,一看是老陈的(我一直这样称呼他),有些惊讶,我们多是年节时互致问候,有事也是发微信。我连忙接听,原来是他刚刚看了央视四套《记住乡愁》节目,是播放一个漳州的专题片,片中有一小段几十秒的关于杨骚的介绍。他说:“你也不年轻了啊,在电视中看到了。”我说:“那当然,都退休多少年了。”然后他像开了闸似地讲开了,说看了这个片子想到了漳州。他回忆在南靖报道组的采访经历,回忆在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的生活,讲了他在1965年为学院写了一个《焦裕禄》的三幕话剧,他还在里面扮演焦裕禄秘书的角色,我不禁莞尔道你还会上台演戏啊。他说这辈子只写过这个剧本。他讲得更多的是对九龙江的热爱,对漳州的感情,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许多年。我心里不断泛起暖流,在我们多年的交往中他极少这样敞开心扉。很快话题转到了他的身体。他真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有一段时间他每星期都要去做理疗,住的楼房没有电梯,他就每个楼层的转弯处装了一个折叠椅,让自己拄杖下楼时可以歇息一下。他说现在身体情况一般,又开朗地说自己已经多活十几年了。他很不经意地说出也有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曾在洗手间里关上们放声哭泣。我听到这些话时,顿感远在数百公里外的那头,是一个兄长在那儿内心的难处;顿感人真的是凡身肉胎,生命中的高光仅是其中的一面。是的,但凡人,都会有过绝望的时候。退休后章武多次参加了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省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因为行动不便,有时汪兰老师还随行陪伴着,到后来已经无法外出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读万卷书是幸福,行万里路同样是幸福,不能出门对一个热爱生活渴望写作的人是很痛苦的事。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很快又转过来,说很想漳州看看,但是已经不可能了。我闻之愕然。但我还是带着笑声安慰说会有机会的。没想到,他的声音犹在耳畔,人却走了。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认识章武的,记不起在什么场合,好像是在漳州一次文学青年的聚会,他来组稿。那是一个文学巅峰的年代,无数好的作品喷薄而出,许多年轻人跃跃欲试。

我那时写诗歌,也写散文,就这么寄出去了,不用贴邮票。当时诗歌编辑是谷忠,散文编辑是章武。我寄去一篇散文,是写一个弹钢琴的音乐人的经历,他退稿了,鼓励说音乐的想象写得很生动,但整个情调低落了点。我再寄,写到第三篇终于问世。这是写青春生活的,题目是《在那遥远的地方》。他回信说将“力荐”。我不禁雀跃。这篇散文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的《福建文学》,杂志刚刚由《福建文艺》更名。这是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后在省刊的第一个作品,这事永远都忘不了。那时省内公开刊物极少,发表后在我工作的华安县还产生过影响。这篇散文现在仍在公众号上被转发。因为文学,我们的交往也这样数十年间延续了下来。他从第一本散文集《海峡女神》起,每有散文集出版,都会寄赠给我。他的名篇《北京的色彩》是我在学校给学生讲散文时必定要分析到的作品。

章武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让人念念不忘。若干年后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协,他成了我当然的联系人,他很认真地写了推荐的文字。另一个介绍人是谷忠,他对我说:“章武给你写的推荐信啊,啧啧。”让我感受到了其中的郑重和热忱。在他远行之际,我回想起与他见面的点点滴滴。我去过他在福州东街口附近黄巷的居室,那时我参加省作协和福建师大中文系联合办的一个青年文学进修班,在半年的学习中听了不少名师的文学讲座,恶补了中文系的课程,很是愉快。因为我读的是理科,却向往中文系。章武高考那年曾是福建省的文科状元,作文得了满分。我在他家中谈着文学和写作,天马行空,没有拘束,得益许多。有一年他到仙游挂职当副县长,刚好回福州,兴奋地说讲了不少新鲜的事情,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他搬到金山新区后我也去过多次。有一回聊天中谈到报纸的事,他讲到少年时喜欢看报纸的副刊,还看过一份漂洋过海寄来的印尼雅加达的《生活报》,一收到就是一捆,他总迫不及待地拆开寻找副刊版。我兴奋地说,我父亲就编过这家报纸的副刊,后来当了总编辑,写得多是时评了。他感到惊讶,觉得文学像是一条看不见的丝线,将许多同道者牵连在一起。

我回想起以往的这些事情,不胜唏嘘,脑子里浮现的是他明亮的笑容和眼睛上方那对浓浓的剑眉,还有谈话中偶尔静默时沉思的模样。斯人远行,却仍让人怀念着。



作者简介

潘建春,漳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漳浦县杜浔镇人民政府,出版诗集《碰撞的火苗》《碰撞的颗粒》。

作家印痕

写作,于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兴趣和喜爱。随性而写,随喜而作。不求言语惊人,但求那个瞬间,将那缕缕思绪凝固成文字的形态。而一辈子坚持一种爱好,那就是执着。我所认识的王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执着的文学爱好者。

王老先生名叫王茂根。四年前,经会员引荐加入了龙海作协。初看他的履历,我以为他写错年龄。介绍人说,你别看他年纪大,他经常在《福建老年报》发表作品。他能在晚年加入作协团体感到无比荣幸。他说,终于找到组织了。

初识王老先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谦逊,且彬彬有礼。那天,他参加老年乐队的二胡演奏归来,顺路到我家取书。闲聊中,得知他的写作过程异常辛苦,直到现在还是停留在人工手写的阶段。我倒吸了一口气,这种手写稿的苦我是经历过的,那是在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时代。他说他没学过电脑,不懂得操作。三年前的他,甚至连微信都不会用。我当即教他手机语音识别方法,这会比打字快得多。可能是因为个人习惯,他至今依然坚持手写稿。他的投稿方式很特别,每一次都是把手写稿拿到复印店,让复印店转化成文字再帮他发邮箱。从他的文字中,我发现这是一个勤奋好学的老先生,写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爱好,他的书法非常好,吹拉弹唱多种乐器也都略知一二。我从心里佩服这位慈祥的老人。加入协会以后,几次的作协活动,不管刮风下雨,他从未缺席。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在微信上告诉我,他说,我发表在《闽南日报》副刊的那篇《古城边上的老

阿潘看起来应该也有50多岁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写诗, he说是前两年才真正开始写诗。我听了感到有点惊讶和感动,因为一般人在这个年龄不会再有“开始”写诗的兴致了。即便是曾经热衷于写诗的人,到这个年龄也往往准备收手了。写诗(我指的是我们通常说的“新诗”)有点像谈恋爱,似乎是应该跟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事。然而,阿潘是个例外。我喜欢这种“例外”的人。在我看来,一个人50岁“开始”写诗,跟一个人50岁还会谈恋爱一样,值得赞美,因为它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和可能。当然,这里也许

翅膀《雨中漫步》;我推开窗/ 掏出月亮/ 把它挂在树上/写上相思/不知谁能摘下/一轮明月/打开心扉/和我共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推开一扇窗》。诗集中歌唱友谊的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几首写给云青子的诗,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辗转一生/来到你的门口/打开久违的心扉/距离不是太远/ 掀开你的容颜/从此记在心间《你来了》。写得情意绵绵,仿佛是献给恋人的诗。阿潘的诗也反复写到“妈妈”。一个50多岁的成熟、老练的男人,却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思念妈妈做的粽子《粽子飘香》,带着童真的口吻歌颂母亲《妈妈的指甲》。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我想阿潘身上大概也有古人所赞美的这种“大孝”才有的“孺慕”之情。在作者的诗中,平凡的事物也得到了他温情的关注。《风雨之后》一诗中,作者惦记着风雨中的小鸟:“树梢的鸟巢不知去向/昨夜的你栖息何处。”《鸟的巢》《一朵花》《我听到的歌声》《老黄牛》等诗也体现了作者对平凡生命的同情。

阿潘的诗所歌唱的这些事物,往往是现在充满虚情假意、追逐时尚、矫揉造作的诗人们所不愿意看见的。我特别有兴趣的是,看到阿潘的诗记录了他在乡镇干部在乡村的工作。《一次动员会后》和《我走在北坂的土地上》,这两首诗使我看到了阿潘对工作的热忱,对乡土和农民深厚的感情:

走在熟悉的土地上  
荷连豆,木瓜,红萝卜  
西莲花,白菜,花生

应该有个前提,那就是真诚。真诚使爱情和皮肉滥淫区别开来,真诚也使诗人的歌吟与痞子的喧哗区别开来。

阿潘正是一个真诚而且充满热情的人。我第一次见到他,他那种与众不同、富有感染力的真诚和热情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潘是个童真未泯的人,从他的表情、眼神乃至于脸色中,都可以看到少年人才有的纯真,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庄子所赞美的赤子之心。在到处充满戾气和煞气的人群中,看到阿潘这样的人,有如看到时花美女,让人心生欢喜,有

书序

## 即便不写诗也是诗人

——潘建春诗集《碰撞的颗粒》序

□王朝华 文/供图

一种吉祥止止的感觉。我心里想,我要是一个画家我一定要以阿潘为原型画一幅“古之真人图”。

诗如其人,读阿潘的诗让人感受到的正是他的纯真与热忱。他带着纯真的语调歌唱爱情、歌唱友谊、歌唱自然、歌唱乡土、歌唱生活——甚至歌唱工作,字里行间流露出无所不在的温情和积极乐观的精神。他的积极乐观,植根于他温厚的心地,读其诗而思其人,有一种如饮醇酒的感觉。

诗集中有不少抒写相思之情的诗,那种执着和痴迷,使人觉得他写的似乎只是一首诗,为了纪念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只鸟/在我前面觅食/轻盈步伐/让我想起你的白色裙/在我眼前悠悠/还有你要飞的翅膀《雨中漫步》;我推开窗/ 掏出月亮/ 把它挂在树上/写上相思/不知谁能摘下/一轮明月/打开心扉/和我共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推开一扇窗》。诗集中歌唱友谊的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几首写给云青子的诗,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辗转一生/来到你的门口/打开久违的心扉/距离不是太远/ 掀开你的容颜/从此记在心间《你来了》。写得情意绵绵,仿佛是献给恋人的诗。阿潘的诗也反复写到“妈妈”。一个50多岁的成熟、老练的男人,却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思念妈妈做的粽子《粽子飘香》,带着童真的口吻歌颂母亲《妈妈的指甲》。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我想阿潘身上大概也有古人所赞美的这种“大孝”才有的“孺慕”之情。在作者的诗中,平凡的事物也得到了他温情的关注。《风雨之后》一诗中,作者惦记着风雨中的小鸟:“树梢的鸟巢不知去向/昨夜的你栖息何处。”《鸟的巢》《一朵花》《我听到的歌声》《老黄牛》等诗也体现了作者对平凡生命的同情。

阿潘的诗所歌唱的这些事物,往往是现在充满虚情假意、追逐时尚、矫揉造作的诗人们所不愿意看见的。我特别有兴趣的是,看到阿潘的诗记录了他在乡镇干部在乡村的工作。《一次动员会后》和《我走在北坂的土地上》,这两首诗使我看到了阿潘对工作的热忱,对乡土和农民深厚的感情:

走在熟悉的土地上  
荷连豆,木瓜,红萝卜  
西莲花,白菜,花生

小叶榄仁,榕树,香樟  
熟知这深情的土地  
深知灵魂的煎熬《一次动员会后》  
我走在北坂土地上  
平凡的心起伏伏  
熟悉角落珍藏每天的感动  
每个平凡的人让我泪如雨下《我走在北坂的土地上》

我去过阿潘下乡驻村工作的北坂。这里不是我的故乡,景物和我的故乡也不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前不久在暮色中抵达北坂的时候,心中也想起了我的故乡,感觉眼前荒凉的暮色是那么亲切。也许是因为有这一份同感,我读到上面这些朴实的句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感觉。

阿潘诗歌的“主旋律”充满了“正能量”。“岁月总是给人惊喜/灿烂的光明接踵而至”(《立春》);“一条路泥泞/脚印更加清晰”(《年的脚步



声》“诗行是泪水浇灌的足印/泥泞才能证明它来过”(《香樟的诗行》)。对于我这样一个缺少正能量的人来说,阿潘的人和诗是一面镜子,照见我暗淡无光的面貌。不过,多情又懂得人情世故的阿潘其实也是有忧伤的。我在他的诗句中也隐隐约约看到了他乐观中的那点忧思。“泥泞”和“泪水”这样字眼就暗示了这一点。只不过阿潘不愿意表现灰色的心情,而且灰色在他眼里似乎正好可以衬托出他乐于看到的亮光。这样的阿潘对生活是有感悟的,我于是看到下面的句子:

我走这一遭  
你走那一遭  
不是不渴望  
不是不搀扶  
在大地上芬芳  
在天空里翱翔  
我们各自修行  
功德圆满  
同样温暖人间《曼珠沙华》

悲一程  
喜一程  
最后一捧黄土碾成尘  
哭一更  
笑一更  
最后一把血泪化为风  
走了一程又一程  
过了一更又一更

去也忙  
忙也去  
忙了一程又一程  
无也  
有也  
有了一更又一更  
人生太匆匆《观自在》

阿潘的人和诗是统一的。这使我想起了多赞美孟浩然的话。闻一多说,一般人写诗,诗是人的精华,而孟浩然写诗,诗是他的“剩余”物。闻一多的意思是说,像孟浩然这样的人,即便不写诗也是诗人,他本身就像一首诗。我觉得阿潘也是这样的人。

二十年前,我给一个人的诗集作序时说过,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读者。二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是不合格的读者。阿潘的诗,有不少我也看不懂。承蒙阿潘抬爱,特地让我给他的诗集作序,我写下一点感想,作为彼此友谊的见证。

## 王老先生的文学情怀

□雪玲珑

脑登录,把文字转换到电脑上浏览。4000多字的一篇回忆录,记录的是他30多年教学生涯。我仔细阅读一遍之后,觉得前面部分有点零碎,特别是一些语言表达不到位,也可能是他们前辈的表达习惯,总之我觉得既然是文学作品,就必须是文学的表达方式。我在他原文基础上,通常跟他做了修改和删减,并把修改后的发给他看。然后建议他把修改后的再去复印一次,与他原来的那一篇前后对比,看看我为什么要那样改,这对于他以后在写作上的语言表达方式也许会有帮助。然后等他定夺后再发给我。

深夜11点半,王老先生给我发来了几张打印稿图片。我真是服了他,晚上7点多发给他的原文,他这是连夜去打印啊。他在自己原文被修改的地方都打上红线,然后再加上我的修改文做对比。他告诉我,连夜上了一堂作文课,非常珍贵,满满的收获!他说他心里佩服我。

说实话,我也只是举手之劳,不辜负人家对文学的一片热情。王老先生这样抬举我,我是真的受之有愧。但王老先生对文学的执着,真的让我感动,我跟他创作,如果我能有您之长寿,如果我80岁还能坚持在创作的路上,那一定是您给我的动力!